

短評：一、警管區與保甲制 二、政治家與政治掮客

美總統杜魯門對於中國的箴言

張君勱

論左與右與中補

白旭

由廣州「五四武劇」談到「五四運動」

更生

東北問題雜感

侯北人

中國是在實行某種方式的自殺嗎？

毅生

兩大壁壘，兩大主義的對峙

蘇生

從珊瑚壩起飛（別重慶之一）

魏明

論美蘇關係的蛻變

威爾斯

戲做寒山拾得及馮將軍體之二

不移

再生

第一一三期

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出版

評 短

一、警管區與保甲制

過來警察局的「治安新猷」，值得注意的有二：

(一) 上海市「警察局頃制定」**「警員警管區制」**，並決於六月一日起實行，其辦法，即每一警員在分局區域內管轄八十至一百二十戶，或四百至六百戶，該警員主要職責，係經常前往所轄各戶訪問一切，據警局宣示：其作用在明瞭各戶詳情，俾宵小匪徒，無從匿跡。」——五月五日大公報。

(二)「滬警察局擬於下月實行「警區管制制度」，每一警士管理一百二十戶之治安。」——五月九日大公報。

從上述的措施看來，中國人的「生活」，實不容易。好像政府的目的，專在「管制人民」似的，處心積慮，惟恐「不穩」。

各地的「保甲制度」，是違背民主原則的，雖然會受輿論劇烈的指摘；雖然會為偽為東縛同胞的武器，可是為了「治安」，本市的保甲，終於編組完成了。區長「管理」鎮長，鎮長「管理」保長，保長「管理」甲長，甲長「管理」戶長，層層「管理」，節節「服從」。選舉，公民要「宣誓」，禁煙，戶長要「連坐」，將來行路居住，也要「國民身份證」。

「計劃」這樣嚴密，「治安」似可無虞，然而，警局仍得分區「管理」，每個警員管理「一百二十戶」，「經常」訪問，「俾宵小匪徒無從匿跡。」——這個「匪徒」，是否包括「

奸匪」，不得而知。

如此措施，還是不相信現任的「保甲人選」？還是「保甲制度」不足以維「治安」？若前者為然，「保甲人選」，非不可換；若後者為然，「保甲制度」，即應廢除。關於這個「一百二十戶」的居民，警察員警管區鎮保長是「各別管理」？抑「共同管理」？「各別管理」，則「職權衝突」；「共同管理」，則「架床疊屋」，辦法分歧，無從適從，難乎其為「被管理」的老百姓突！

孫中山先生解釋「政治」說：「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準此，舉凡「黨化」官吏，（當然是國民黨）應該明瞭從前的政治是「管人」的；現代的政治是「治事」的，從前的官吏，祇須把君主的「人」管得「馴如綿羊」，便算「克盡厥職」；現代的官吏，須要把人民的「事」做得「有條不紊」，才算「完成任務」！「政治」定義今昔的不同如此；「專制」與「民主」的區別也在此！

愛因斯坦斥責「郎金委員會」違反憲法，列舉美國憲法規定：「人民有身體，住宅，文件，與財產的安全，不受無理搜查與侵佔的權利，此種權利不得加以侵犯。」

反觀我國，「民主」云乎哉？不禁為之噓唏歎息！（更生）

二、政治家與政治搨客

在近代政治鬥爭中，那些掩蓋自己政見的人，固應鄙視。而專門縱橫捭闔於各黨各派之間，表示自己是無黨無派，實際却想在各黨各派中，都

加入一點資本，以備彰彩不空者，更應為人類社會所唾棄。

對於堂堂正正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問世的人，吾人尊之曰政治家。對於今日是甲，明日非乙，後日又是乙非丙，是丙非甲者，吾人斥之為政治搨客。

鄧析已經死去將近二千年了，而鄧析子的一縷遊魂，却仍輪迴於今日諸政治搨客的軀壳中。昔者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次，小獄襍袴。民之獻衣襍袴而學訟者不可數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尸，富者家人請贖之，得尸者求金甚多，富者家人患之，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含汝必無處購此！」政治搨客的論調大致類是。

呂氏春秋離謂篇曰：「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故愈治愈亂！」（威德）

再 生

每逢星期六出版
實售國幣三百元

主編者 再生社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三三四弄九號三樓

印刷者 均益印刷公司
上海法界四四號
電話 九三九五七

美總統杜魯門對於中國的箴言——三句話

張君勱

最近有朋友新從美國回來，在三月下旬見了美總統杜魯門，杜氏告訴他三句話。這朋友是誰，將來自會知道，我們所注重的是三句話，他的姓名暫不宣佈。可是：他帶回來這三句話是值得感謝的。

杜氏的三句話是：

(一) 中國多數民衆如仍是文盲而且是窮苦，要求得到政治上的安甯是不可能的；

(二) 中國能向民主政治前進，我們美國總是幫忙的；

(三) 某君總表示希望美國繼續爲中國幫忙，杜氏答云：美國對於中國已經給與軍事財政及其他各種援助，如何還能希望我再有所援助呢？

我自己聽了這三句話，生了無限的感慨，我在美國旅行一年，約略知道美國對中國的認識，所以要從兩方面來分析這三句話的內容，同時說明美國對中國及對全世界之政策。

我們中國在世界上是老的國家，是內亂頻仍的國家，八三以後敵人舉世侵略，我們毅然起而反抗，正足以表示民族意識與立國志趣，這是值得自豪的，但是抗戰意志能否一變而爲建國意志，就是我們民族目前的試金石，因爲抗戰意志不外乎：(一) 不怕犧牲；(二) 堅持到底的精神，這是說偏於殺身成仁的方面，至於建國意志：(一) 國內須要和平；(二) 大家意見各異能用政治方法解決，不輕訴諸武力；(三) 大家有守法精神，無論何時，行動須要根據於憲法或法律，假使憲法法律有不滿意處，應該依據法律手續來修改；(四) 全國人精力，應該用在建設與生產方面而不夠心鬥角的專以破壞他人爲能事，惟有此種意識，才能建立近代國家。近代國家是建築在秩序與進步之上，而不是建築在混亂之上的。

這種建國意識，我想是沒有人不贊成的，但是我國却分成兩派：一派根據二十年來訓政方法，以爲一黨專政可以繼續下去；另一派人認爲戰爭，

目的在反對法西斯，所以一黨專政必須廢除。這種爭執，是建國前途之大障礙，原來這種問題本不應該麻煩我們的盟國，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內政問題，自己不能解決，因而使美國杜魯門總統代替我們操心，他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了對中國聲明，這種聲明，可以說是政治協商會的先聲，杜氏這篇聲明是對於一黨專政而發，我們要知道不管一黨專政也好，民主也好，國家內部的意見不一致，即民族不能建國的象徵，我們政府因有了此項聲明，開始協商，以謀國家統一，踏上建國途徑，然國家大事，不僅是靠協商可以了事的，應該拿出實際的行爲來表示給國民看。處於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在權利方面必須自己肯犧牲，然後所謂承認各黨各派的合法地位，乃能表現其出於真誠。更具體的來說：(一) 任何國家各政黨黨費，沒有靠國庫開支的，而國民黨，十餘年來以國庫黨費，這種習慣，不必等協商，不必等開會，早應自己拋棄；(二) 國民黨因有國庫來源，不但黨部林立，而且專以妨礙異黨爲事，既經承認各黨合法地位，應該自處於法律範圍以內，以同一法律約束國內在野黨與在野黨，不能用執政黨的優越地位來妨礙他人；(三) 現在執政黨對於各地選舉不管是國大是市議會，完全以威逼利誘打倒旁人，抬起自己，這種不依法律軌道而以卑鄙手段舞文弄法來圖一己之私利，能自稱爲訓練國民之模範嗎？(四) 從日本投降以後，政府借接收名義，把一切替爲政府鼓吹的報紙接收，名爲替政府接收，實際上國民黨接收了無數報館及印刷機器，試問這種待遇能算合法平等嗎？大家都希望憲法頒佈，以爲憑了一紙憲法，便算爲憲政的實行，真是去題萬里，反不如不必專等憲法頒佈而將以上各事矯正一番，自然大家覺得政府走上公平競爭之路，各黨各派也就心平氣和了。這點意思，在杜魯門氏聲明所謂擴大政府基礎之詞句中，雖未明言，也可說包括在內了。

二

以上杜氏聲明，已經是變了十二分的忠告，在尋常友誼上說來是難得

的，他做披肝裂膽，忠告誘導；可說至矣盡矣！不料三個月之後，他又托了這位朋友帶來了三句話，這三句話可以補杜氏聰明之不足；值得我們明瞭其意義而略加解釋的。

杜氏第一點所提出的，是說到我們的文盲及貧困，換言之，就是說我們無黨無教。用孔子的話來說，是背於宗教兩個要義，用管子的話來說，是第一衣食不足，第二是不知禮義。我們住在歐亞兩洲的人，常常對於國民的無教無黨認為一種當然之事，而不肯研究其所以然之故，試問我們從遠東往西，經過印度及中東到開羅，到處看見人民無非肩挑担負，或者流為乞丐，或者做點手藝，或者做點小本生意，這種情形，到處如此。

到了歐洲，人民在衣食謀生方面，已經比亞洲好得多，但是歐洲國家，地方狹小，人口擁擠，國與國之間，好互相鬥爭，以致軍費浩大，人民苦於相負，所以在人民享受方面絕對比不上美國，無論在倫敦巴黎柏林總是有看到許多百姓愁眉不展，所以歐洲人民儘管在智識方面比亞洲人民，勝過一籌，但是享不到人生幸福，也與亞洲人一樣。我們一登美洲新大陸，覺得另成一新世界；（一）他的人口一三一、六六九〇〇，地方三〇、二三八七方里，再加阿拉斯加五八六四〇〇方里，在農業方面不但本國人所佔土地很大，即在一個華僑佔有三千英畝或六千英畝也不是希奇的；（二）他的農業的發展，無論在種子，肥料，農業機械等，都勝過歐洲，所以美國人民在衣食住行四方面，絕對不感到缺乏；（三）再說到工業，大工廠大鋼鐵廠礦飛機廠，一切應有盡有，所以說高度的工業化，是無人能趕得上的。如果在工業方面有所發明，即在國內的銷路也就很可觀，惟其美國能地盡其利人盡其才到如此地步，人民在生活上，都欣欣向榮，而有喜色。

杜氏知道人民無衣無食，國家是無法安定的，所以第一點即以「窮苦」二字向我們進忠告。其次即為教育，或者說是禮義，假定國家安定，人民有謀生之路，則從租稅方法來籌款，人民自然負擔得起，或從捐款方法來設立私立大學，自然有樂善好施如卡內基洛克斐勒等人。美國所謂大學中學小學，那一個不是從以上兩種方法——租稅及捐款來的，兒童能進小學，固不用說，每個兒童每天中午還要給以牛奶或熱午餐，但是這種教育設備，那一樣不是從國民富力中來的。

以上美國富而日教的情形，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杜氏生長美國，也覺

得美國立國情懷與處境有不相同之處，所以特別指出。我在政治論中曾論斷幕一天，曾說過國家惟有在安富壯盛之下，人民有衣食有教育，然後才能談法治，後來昆明的報紙對於我的話加以批評，說是孔孟的老調，要知道這話是古今一理，無論廿世紀或二世紀的人所感覺到是一樣的，但美國官教規模之宏大，不能不令人發生深刻的印象，假定我們也以杜氏之言為孔孟老調而忽略過去，我可斷定我們國家是逃不了「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八個大字。

杜氏第二點所說，即希望中國走上民主之路，我們要知道這次戰爭為打倒法西斯主義而起的，這法西斯三字從表面上看，已成為宣傳名辭，好像有一種偏見包含其內，可是放寬眼界來看，就知道英美與德意政治不同的點，一方面是在合於人道，一方是不合於人道，因為英美的民主政治承認◎人民言論，宗教，信仰，自由；◎各種政黨不問其主張如何，都能同時存在，多數黨在朝，少數黨在野，少數黨不問其主張如何，都能同時存在，其合法存在之自由；◎人民對政府好惡變更，即在朝黨之多數亦可變為少數時，在朝黨應尊重民意，讓出政權，以上三點即英美民主政治之特點而法西斯主義之德、意是不承認的。德、意在上次大戰之後，在反共潮流中，成立了一黨專政之局，把歐洲歷史上百餘年來所承認之人民自由，一概取消，甚至從血統方面，分人民為若干種，因血統之不同，可以剝奪人民居住及財產之自由，或竟趕出國外，乃至大學教授有不信希氏之網粹或墨氏之法西斯主義者，則放之國外，更有甚者，即否認科學上所謂客觀之真理，竟說出除有關實用之外，無所謂真理的話，這種政府秉政以後，專以開疆拓土為事，不顧條約信義，不顧世界和平，除靠了其堅甲利兵來爭城奪地，弄得全世界血流標悍，待至最後自己的領土，也成為一片瓦礫，遺個法西斯主義，所以成為人類公敵。

我們可以說英美的民主政治，從人民自由出發，以世界和平為目的，自有其一貫政策；反言之，法西斯主義不承認人民自由，因而不承認世界和平，英美蘇三國聯合一致來打倒法西斯主義，既經出了代價，自然對盟國有種要求，我們不敢說蘇俄所要求於盟國的與英美是一樣，但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大多數人民幸福，大體可以說是一樣。用我們民主社會黨立場來說，政治方面實行民主政治，經濟方面實行社會主義，這點在英美蘇三

國也決無異議的。我們朝野的人對此方向如果認識不明瞭或不正確，那麼在英美看來這次戰爭是白打的了。明白一點來說，回頭去走法西斯的路，是英美蘇三國共同所不許的。

我們鑒於德意滅亡之慘，自己當然不應再蹈其覆轍，但徬徨歧路，無勇氣走民主及社會主義之途，其為錯誤則一。關於立國方向，是應該由我們政府自己選擇，原不必考慮盟國之好惡如何，可是，一看到自己國家的孤危與落後情形，不能不希望政府選定方向急起直追了。

三

我們這位朋友向杜氏表示希望照舊幫忙，杜氏以坦白直率的態度，明白告訴我們已經給與一切援助，還有什麼可以再援助呢？這句話意思與美國參謀長艾森豪威爾所說「吾人以中國為友，惟其愛之深，故亦望之切，吾人之理論為吾人願助能自助之人，除按照受助者之聰明才智及方法，從旁加以贊助而外，吾人別無目的」同一意義，這話特別重要，我們不妨伸說一下。先拿個人來說：一個窮苦的人向你求衣食，本慈悲為懷的心思，應予協助，這種幫忙即孟子所謂憐而與之，與而與之的意思，另外還有一種幫忙的方式，不是一文錢一杯羹的幫忙，而是有扶植提攜的意義，譬如青年天才高志氣好，其才學為世所罕見，或有音樂天才，或有數學天才，自有人賞識，遂其深造之意，這就是說人只要有志氣，不問其窮苦，自有入本與人為善之意，加以造就。國與國之間，亦何獨不然。希臘獨立，英詩人拜倫參加希臘獨立戰爭，意大利獨立運動開始後，英國格蘭登來熱心援助，乃至於日本在中日戰爭後，英國認識日本之價值，與之締結英日同盟，也有一種刮目相看提攜共進之意，可見一個國家真能有志向上，內政上能非然有條，外交上又有發奮自強之意，在國際上自然有人幫助。

到了戰時，情形略有不同，因為要打倒敵人，所以同盟國中實力雄厚的國家，自能以經濟物資技術等幫忙能力薄弱的國家。這次美國對英對蘇對中國都盡了這種義務，不但如此，甚至於派人訓練軍隊，在援助者固認為應該如此，即被援助者也認為無礙於事。可是一到戰事結束，各國自有其通常立國之軌道。仲言之，財政，物資，技術人才等等的缺乏，都可要求救濟或借材異國，獨有到了某程度的問題，只有國家自身能解決的時候

，就非人家或鄰國所能援之以手的了。今後的中國，永遠在國共兩黨干戈相見之中呢？還是兩黨共同來謀國家之建設呢？今後的中國是走向民主之路，還是遇有爭執便訴之於武力呢？這等事決不是旁人所能越俎代謀而需要自己解決的。明白的說，譬如一貧寒子弟無力讀書，可以請人幫忙援助，能力不夠，可以延師深造，至於他自己是否有志讀書，旁人是無能為力的，我們目前面對了是否有建國之志的問題，即杜氏所謂「如何還能希望我再有所援助」的程度了，只有自助才能解決，他助是無用的了。

我總覺得我們這位朋友——美國，對於我們的愛護，是無微不至，我們雖然不敢說美國對於我們是「與人為善」毫無自私自利的意思存乎其間，美國人也嘗告訴我說，我們的幫忙，正所以為吾們自己，可見自有自利的念頭夾雜其中。杜氏的三句話，離開其聲明的時間，約有四個月之久，我們在此時期亦有所成就，如政治協商會之類，但政協會之決議，不過是紙面上的文章，國共雙方雖有擁護此決議之聲明，然其實際行為上是否有真誠，彼此是否有相容相讓之精神，來貫徹此決議，國內固有人懷疑，即在每天注意我們的國元首，恐亦不免有同樣的懷疑。所以我把這三句話伸述一番，希望我們朝野有澈底覺悟，以真正建國之意志，表現在世界各國之前，然後八年血戰，庶不致徒勞無益了。

我寫此文時，我腦中有一背景，即美國對於遠東政策到底是什麼，這點詳細答案太煩瑣了，非本文原意，我且以美國外交次長威爾遜的話，引來作為本文結論：

「美國是現在世界上第一等工業國，他在大多數人民裏面將民主與幸福表現了一種最廣泛的普及，所以他對於世界和平與繁榮，已經很關切的下了一注很大的賭本了。

美國本身的利益，依靠於和平的維持；惟有世界和平，美國才能沿着他所挑選的路途上創造的前進。這就是說：①發展他的民主制度；②提高生活程度；③增進人民幸福。

美國要達到以上所舉目的，必須實行一種一貫的外交政策，得到了民選代表之同意，不以黨籍為前提。美國必須確定其對於鄰國之態度如何，他必須確定他用何種方法，然後他的志願表現到實際方面來。這種目的一旦確定以後，他必須跟此目的前進，不許有絲毫差池。

論左與右與中補

白旭

我在「再生」上一期寫了一篇「論左與右與中」，當時因編者催稿甚急，有許多地方，構思不精，未能盡胸中之意。利用再生的篇幅，再寫這一篇補。

關於人權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討論：

有各階層的人。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再分別得細一點，有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有金融資本階級與土地資本階級。這是從一個人所有的財富來歸類，我們也可以從其他觀點來歸類。從職業說，有工人，有農人，乃至其他等等。從道德說，有壞人，有好人。觀點無量，不能備舉。

從事實方面講，祇有某種人，沒有「人」。假如他是「人」，他一定是某種人。但是從邏輯方面講，某種人必含種「人」，任何一種人都是「人」，但「人」不必含種某種人。這便等於說，張三是財主，李四是窮措大，這裏面並沒有什麼先天的，必然的道理。「這世上假如有張三，則張三是財主。這世上假如有李四，則李四是窮措大。」這都是錯誤的邏輯的命題，因為前項與後項之間顯明沒有必然的關係。但是倒過來，「假如這世上有一個窮措大李四，則窮措大李四是「人」。假如這世上有一個財主張三，則財主張三是「人」。這都是正確的邏輯的命題，因為前

項分明包含後項，前項與後項之間，顯明有必然的關係。

無論什麼人都有一點起碼的財富。我案頭現有幾十本破書，這便是我的財富。無論在一個什麼社會制度之下，不會認為我的這一點財富是非法。假如可能的話，我還想使我的案頭再增加幾本破書，無論在一個什麼社會制度之下，不會認為我這個要求是過分。財富雖不是決定一個人幸福的充足條件，却是決定一個人幸福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有了財富的人雖未必便是一個幸福的人，但一點財富沒有的人決不能是一個幸福的人。世無淵明，大概這樣的說話不至於被譏為鄙俗。根據這個，假如一個政府還沒有能力替人民解決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合理合法的要求，沒有法子不承認私有財產的合理合法。

但是「合理合法」這兩個名詞是大可斟酌的。例如政府裏達官貴人過的是一種高等華人的生活。他們自以為是合理合法的，因為他們所接觸的高等西人都是過的這樣生活。因為他們只顧自己要過高等華人的生活，結果，全國大多數的人民只能過非人生活。

問題的焦點在這裏了。我們可以這樣說：是人都想活下去。都想很幸福的活下去。這沒有什麼理由，也不需要什麼解釋。西洋出了一個叔本

美國為實行以上目的，自有兩階段，一是過渡的，一是長期的，在過渡階段中，先將侵略的國家打敗，且能除其武裝，使其永不能復辟，然後此世界可有一種最低限度的必須條件，就是說對於武裝衝突之重現，得到達了一種保障，過渡時期完成後，第二步可以到達長期的階段，美國可以用永久國際的和平組織，造成一種與其他各國協調之對策。

為實現美國此項長期政策起見，還有幾點補充思想應該承認而且實行的：①南北美聯盟體系，所以保障西半球的安寧幸福；與共同安全，②與大英共和集團團結之權；③與中國與蘇聯之經濟關係及友誼之發展；④與中國之友誼及對於中國人民有效的援助，中國友誼的主法蘭西在太平洋上安全之關鍵；⑤恢復民主的法國西昔日之偉大重要性。我們從威爾遜所列舉各項看來，中國友誼為美國外交基本政策之一，換言之，中國之治亂盛衰，美國一刻不能忘懷的，不說說美國還喬登四萬萬同胞打算，如何報答，即使為我們四千年古國國意志表現給世界看呢？威爾遜還有一段說到美國今後的大決心，他說：

「美國從其獨立宣言內，創造了現在的政治世界，自從有了憲法之後，他又表現出一個大陸，其中不必有憲法之體，能管理廣大的一塊大陸，能够於歷史所罕見的速速之中開發他，能够對於此大陸加以改造，為其他大陸所未見，而且美國，在世界經濟的秩序之中，變成一個領袖地位，他的政治與經濟的天才，已經表現了，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尚未有同樣表現，假定今後美國在外交上內治上兩方面同時顯，那美國在一個自由和平的繁榮的人民之世界中，美國的命運是無止境的。」

威氏這說話，可以看得出美國對於今後世界之抱負如何，我們這可憐的孤老的國家，難道沒有這勇氣決心來自己建立我們的國基，來參加今後世界的改造嗎？（五月十二日楊鐵斌筆記）

華，讀了東方人著的一本「奧義書」，認為這是不對。所以他不能結婚，不過他飯還是要吃的。他雖然著了書，教人跟着他走，但人不聽他，他也無奈人何。既都想活下去，而且還很想幸福地活下去，便不能無待於財富。根據這個，一個人用正當的方法，取得合理的財富，充實自己的生活，是神聖的權利。但是中國今天的社會出了毛病。大部分的人民，無論怎樣勞苦，也祇有當一輩子的牛馬，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的滿足。精神生活更不必說了。例如一個黃包車夫，除了拉一輩子的黃包車以外，試問什麼是他的出路？一個黃包車夫的兒子，除了世襲他父親的職位外，試問什麼是他的出路？

假如吃苦能有一個出頭的日子，這苦可以吃下去，假如反正不得出頭，大多數的人民無論怎樣吃苦，反正不得出頭，試問會產生怎樣結果？毫無問題，當然是左傾的勢力的興起。

左傾勢力的興起，雖然有其合理的根據；但是興起以後，假如沒有合理的，有智慧的領導，其舉動必然是無一合理。中國大多數是農民，農民革命自來無不失敗。不過往往不是被原來的統治者所壓平，而多分是被新的統治者取原來的統治者的地位而代之。寫到這裏，往前一想，我不能不替我們下一代人抱一點無窮的憂慮。如果不幸，歷史再重複一次，誰能保證中國還是一個中國人統治的中國呢？所以我提出「基本人權」，我認為，除了最應該受打擊的，如過去憑藉了敵方的勢力而發財起家的漢奸，過去和現在憑藉了政府的地位，用亦官亦商的方法而發財起家的官僚資本家以外，應該在普遍的法律保護之下

因為在事實上雖然祇有甲種人，乙種人，而沒有「人」，但是各種人都滿稱「人」，雖然各種人，因所屬的階層不同，而各有其特殊的利益，或者某種人的利益，正建築在某種人的痛苦上。這現象的有待於調整，自不待言，但是他們之間，依然有共同的利益。即使說某種人與某種人之間，衝突的地方多，而共同的利益少，但總有一點共同的利益。根據這個，應該有普遍的超階級的法律。即使這一部法典與舊條文極少，但最低限度，應該有一條普遍的，超階級的法律。

假如能有普遍的，超階級的法律，在事實上，決不能祇有一條。我所以這樣說法，意在留下充分的地位，可以讓政治力量來扶植某一個特別吃虧的階層，來抑制某一個特別佔便宜的階層。但是在這些階層之間，依然應該有普遍的，超階級的法律。

這不是温情主義，這也不是改良主義。惟有這樣，才能集中力量，打擊，如上文所說的，今天最應該受打擊的人。

一位朋友因為我寫了這一篇「論左與右與中」，便拿了周樹人先生的「集外集」來給我看看。這裏面有一篇「我來說說「持中」的真相」。

這位朋友是崇敬周先生的，我也是崇敬周先生的。周先生的文章，不但不敢議，本也無可議。因其詞義既極堅卓，後生小子，何敢輕開大口？我之所謂中，包含下面幾點意思：一，「中」是恰恰到好處的意思。例如你吃三碗飯太多，吃兩碗又不飽，吃兩碗半恰好。這便是「中」。覺得有人一定要鼓勵你吃三碗，以見神勇。米價既貴，且不衛生，甚無謂也。二，「恰恰到好處」引

伸到到更有迹象，更可測驗的物理世界上，便有「正確」的意思。岳陽舉劍斝，左手如託泰山，右手如抱嬰兒，不慌不忙，箭箭皆中紅心。既不上，又不下，既不左，又不右，這便是中。三，再引伸到美學上，則一則太長，一則太短，再引伸則太白，施朱則太赤。這便是「中」。中才能合乎美的條件。四，「中」有不拘於一隅，而能多方面兼善並顧的意思。即象生情，當便有一個最好的例子。聽說周先生在北京大學時，一次開大學會議。理學院院長某極力陳說科學的需要，及該學院需款的迫切，主張先將文學院的款子挪一部分過去。周先生站起來說道：「理學院需款是很迫切的」。於是這位院長便向主席蔡元培說，連文學院的人都知道我們理學院需款的迫切了。但周先生接下去說道，「文學院的人很知道理學院的重要，但理學院的人便不知道文學院的重要了」。這段故事不知道真不真，但不必管牠。總之，這位院長便是拘於一隅，蔽於其所見，其所見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知其所見以外，還有別人的利益存在。最近全國開明人士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希望蔣先生能够不偏不倚做國民黨一黨的總裁，蔣先生如果有意做全國的領袖，他不能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因為國民黨不能等於中國，國民黨員不能等於全部中國國民。他必須站在一個超然地位，才能平國民黨和其他黨派間的糾紛。全國開明人士所望於蔣先生的，還是希望蔣先生能够「中」。為蔣先生計，他如果能真正存在四萬萬五千萬人心裏，則國民黨直如一半毛耳。

自從「中」的意義被誤會成爲「可彼可此」，「非彼非此」，「亦彼亦此」，「持中」便成爲投機，取巧，懦弱，平庸者掩護其劣劣行爲的武器。周先生有見於此，而欲救世之蔽，遂並「持中」之名而斥破之，絕不留絲毫餘地。鑒於頭上生了蠱子，根本解決的辦法是製成一個光頭，內心裏的真實意思，或者非所有深惡於頭髮也。五，十，風雨之夜。

由「廣州五四武劇」談到「五四運動」

更生

本月五日大公報上有這樣一段新聞：「今日「五四」，上午十一時青年大遊行之際，有二十餘人分乘吉普車及大卡車各一輛，駛至香港華商報，正報廣州分社門前，先喊「打倒共產黨」，「打倒新漢奸」等口號，然後持斧頭鐵尺等，從車上跳下，將該分社鐵門及板門劈毀，蜂擁而入，將該分社之書報及設備完全搗毀，然後登車揚長而去。同時惠愛東路兄弟圖書公司亦被二十餘人前往搗亂。該公司職工初曾關門以避，但終被斧頭鐵棍將門劈毀衝入，一方毆打該公司職工，一面將樓下及二樓該公室之設備及圖書等完全搗毀，損失較華商報正報分社尤重。……本報分銷處置於騎樓下之貼報牌兩方及自行車一架，雖然分銷處職員說明用途，終亦被肆意毀壞，並連屍帶骨搶去。」

看到上面的記載，我覺得中國的事情，實在有些「難以索解」的地方。

第一，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運動的開始；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生，青年爲了紀念這個「運動」而「遊行」，有什麼地方「看不順眼」？有什麼地方「不滿人意」？要勞道般「打手羣」大興「問罪之師」，而搗毀「香港華商報，正報廣州分社，兄弟圖書公司」？甚至連大公報分銷處「貼報牌和自行車」，也不能幸免，都要「連屍帶骨搶去？」

第二，爲什麼要「打倒共產黨」？假使「打倒共產黨」是「應該的」話，爲什麼蔣主席還要邀請「共黨代表」參加政府的「組織」？爲什麼共黨拒絕提出「名單」，而「國大」開會，又得宣告延期？假使「共產黨」並無「打倒」的「理由」，爲什麼要乘「遊行之際」，而竟搗毀上述的「報社」和「公司」？姑不論「華商報」「正報」和「兄弟圖書公司」是否與共黨有關；這種搗亂行動，都是下意識的無恥表現。

第三，暴徒「二十餘人」是分乘「吉普車及大卡車」的，就知道這是

「有來歷」「有計劃」的行動，因爲「吉普」都是公用的汽車，若非「來歷不小」，焉敢於光天化日之下，乘坐汽車，公然「搗毀」？若非「預有計劃」？爲何恣聲「視若無睹」，竟任「揚長而去」？

「五四運動」經過了二十七個年頭，大家的頭腦，仍是「依然故我」，在紀念「五四」的「遊行之際」，竟又發生這幕光怪陸離的「武劇」，真使人「感慨系之！」

「五四運動」的要求是「德先生」與「賽先生」，所謂「民主」與「科學」，這兩件事，直到現在還是「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談民主，國人不知流了多少血，滴了幾許汗，蔣主席的「四項諾言」，雖已宣佈，而昆明案慘，教場口事件，滄白堂武劇，血跡未乾；南通慘案，「廣州武劇」，接踵又至。特務的「鐵棒石子」，仍在「各屬神通」，人民的「生命自由」依然「朝不保夕」，如此可得謂之「民主乎」？

記得最有影響的民主理論，都發生在十七世紀的法國，這是什麼原故呢？就因當時法國「專制大王」「路易十四」，殘暴專橫，自謂「朕即國家」，人民不堪其擾，引起了知識階級的反抗，先後乃有孟德斯鳩的法意，主張「三權分立」，盧梭的民約論，提倡「民權」。其影響，不僅推翻了法國多年的「專制制度」，其理論，幾乎支配了整個世界的民主政治。

「政治」是隨時代變遷的，等到這個制度到了全國人民一致擁護而「牢不可破」的時候，任何方法是壓制不了的。特務的「恐怖」，「監視」，「屠殺」，只有加速度刺激這個運動的開展！這正與秦始皇「焚書坑儒」，壓制不了「二世」的「覆亡」，滿清的「嚴刑峻法」，壓制不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一樣。

談科學，人家已經進步到了「原子能」的時代，我們還有人在信仰「

東 北 一 問 一 題 一 雜 感

侯北人

這幾天，關於東北問題的消息，只是戰亂衝殺，且像春草一樣，日日在滋長。東北的事情，已經變成這樣混亂的局面，民草尙有何言？北望山河，無限悲痛！可是，想起受盡十四年苦難而今又陷入水火的百姓，欲無言何忍於無言？欲不談何忍於不談？

前幾天接到一位朋友從東北寄來的信，讀來更令人痛心。信中有這樣幾句話：「東北內戰，正在擴大。國土乍復，今最高統帥又令我用炮火來破壞，雙方死者皆為同胞，雙方毀者皆為國富，尤為慘痛者，則為陷敵於十四年的百姓，末死於敵人，却死於同胞，人性何存？天良何在？而余又何忍？此種戰爭究為誰打？……」

東北內戰，是在這樣慘情形下進行的。國土暗淡，人民哭泣。演至今日，我們實不能再不顧中國人民的犧牲，而仍為私黨之爭。正像信中所說，「此種戰爭究為誰打」？今天中國的人民，渴望和平，如雲開天晴，尤其東北百姓，經過十四年的敵人壓榨，窮窮極點，急待從和平中，獲得一點允許從事生活的條件，可是這殘酷的內戰，使他們又淪入死亡的邊緣，愈使他們無法生存。這種戰爭，政府不能說是為人民而打。為什麼呢？第一，今日全國人民所求，為民主，要求解除一黨專政，大家共同解決今日政治軍事問題，而政府遲遲不肯。第二，東北這一片國土，是中國的，是中國老百姓的，故東北一切問

題，均應表決於東北的人民，而不能由政府以法統為名而擅自決定，更不能由任何私黨決定，今天蘇聯已退出東北，則早已不能再說接收主權，主權應交於人民，然後再由人民決定交與何人治理。今日以數十萬大軍，以接收主權為名，慘殺人民，其情不可諱。如東北主權未落於人民之手，可用政治商談方法解決，並非不可諱。而尤其政府堅持要占領長春，此舉更令人不解。廣大的東北人民，已在十四年前，犧牲於你們不抵抗政策之下，被棄於敵人，備嘗艱苦，與敵掙扎。政府當局有誰為此三四千萬之同胞着想？即流亡後方二十五萬之東北義民，亦多凍餒致死。幸而敵人投降，今又以炮火接收東北，其恥何極！長春一地，僅少數人民，如言「解救」，不該以此一地為條件，更不該棄更多數之人民於「不救」，為此一地，為此少數人民，堅持動武，其心何在？人民實在不解。第三，如政府係認為維持威信與體面，豈不知政府威信已於十四年前失掉於東北人民，失掉於全國。今日日本投降，便言主權屬我，堅持接收，接收不得，便用武力，昔日不主張對敵人武力保衛東北，今堅持向百姓武力接收東北，此種威信，誰人信服？如果占領長春為爭體面，中國之體面已丟於要外國人之來管中國事，更有什麼體面可言？今日中國政府已把體面丟盡，實不知尚存什麼體面？如尚有體面可言，則應在百姓，因為中國百姓尙不知如何哀懇外國人，

「一貫道」，「先天道」，「槍彈不入」等的荒唐傳說。

科學的精神，就是不自從，不虛偽，對於一個問題要研究「為什麼」？要確切「找證據」！大家有了這種精神，學術研究，得以進步；國事糾紛，便能解決。為什麼要反對民主？為什麼要做「特務」？為什麼做了「特務」就有「帶」？「打人」？「搗亂」？「彼亦人也」，「提攜抱負，畏其不壽」，為什麼無辜地要遭「槍殺毆辱」之殃？這樣一想，不就「天下太平」了麼？

我們知道英美蘇的戰勝軸心國，不僅靠「原子炸彈」，「飛行堡壘」，最重要的還在一般人民具有這種「科學精神」！

試以廣州的「五四武制」說，為什麼發生遺囑「武制」？就在於政治的「不民主」！為什麼竟有人甘充「打手」而「恬不知恥」？就在頭腦的「不科學」！「特務」，「打手」之中不乏「可造之才」，就在這「不民主」「不科學」交織的情緒下「犧牲」了。「反躬自問」，「豈不哀哉」？「犧牲」了，我們可以說「廣州五四武制」，即是「五四運動」剷除不義的餘波，國內這種「武制」一日存在，便是「五四運動」未能完成！反過來說，惟有繼續努力，實現「五四」的偉業！「民主」與「科學」！類似的「武制」，才能消滅，國家民族，才會走上統一獨立自由平等富強的「康莊大道」！

歡迎直接訂閱

歡迎讀者批評

借款，買武器，運兵來打中國人民！

東北內戰，政府不能辭其咎，正如蘇府青時
失掉東北一樣，責在政府，害於百姓！

今天政府當局對東北問題，是不該再眷戀以
往的夢境如何美麗，而應正視眼前東北的既成事
實。更不該再談那一黨應接收東北主權，而應談
如何解決東北目下的局面。更不該延時日，視
軍事情形發展如何，為談判條件，而應立刻息火
不打。這並不是袒護那方面的一種偏見，而實是
人民的要求，且也實在是為國家民族着想。而不
能再使東北的內戰，更慘的打下去！

我們翻開為東北問題協商的一篇雜誌，實不
外是：政府堅持占領長春，然後談判其他問題。
中共要求必先停戰，然後用政治協商方式解決一
切問題。至最後，民主同盟提出之調解方案，傳
為（一）雙方停戰，（二）成立民主聯合機構，
（三）中共退出長春，雙方不在該地駐兵。但被
政府拒絕了。

根據這項談判，不知今日的政府，是為人民
爭東北的主權？還是為一黨爭東北的主權？如果
是為人民，何必動兵？首先成立民主機構，豈非
正當？然後，特依地方自治的原則，在東北舉行
普選，東北歸從，取決於東北人民。他們喜歡共
產黨，我們不能迫他們喜歡國民黨，如果他們喜
歡國民黨，我們也不能強迫他們喜歡共產黨，他
們喜歡大家來，我們更不能強置於一黨或二黨之
下。這是民主政治的起碼。更不應該誰要一定占
領什麼地方，這無異於征伐。如果今天東北之戰
是為了黨，那麼就很容易使人懷疑政府還想一黨
專政。政治協商無用，軍調小組無用，馬歇爾先

國內 上月三十日馬歇爾特使自滬抵京後，據說辭院安居，與夫人共度遲暮後最閒靜的生活
時事。同時，東北陰霾漸漸蔓延關內。馬特使真是有這種閒散的心境度那閒靜的生活麼？我們
相信，他決不會如此，他決不會眼睜睜看着中國趨向某種方式的自殺！他是在等待蔣主席
分析和共和第三方面的代表們抵京後繼續談判東北停戰。

真相漸漸清楚了。從前國軍可以去長春和哈爾濱，但沒有去，現在不能去，却硬是要去。現在
蔣主席決心要收回長春的主權，要維護政府的威信，要顧全國民黨的面子。

一般人對馬歇爾的印象很好，認為他公平，正直，誠懇，但他無疑的碰到了比他應付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世界大戰略更困難的工作。他很贊成第三方面所提出的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案，但和蔣主
席深夜長談七小時，碰到了蔣主席的倔強。因此，東北停戰談判不得不停頓了，「可恥的長春之戰
」「可恥了」，東北老百姓遭殃了。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正式開始繼續談判的消息，恐怕等到長
春攻下或攻不下之後，才有解決的希望！

上海大公報五月二日的社論「政治，黨派，人物」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的黨，大都是將自
己的利益放在國家的利益之上。於是所爭的，也便是在彼而不在此。黨與黨之間，都是有強烈的

中國是在實行某種方式的自殺嗎？ 毅生

排他性與固執的自私性。看見他黨都無有是處，而自己則無處不是。這種護短鬥鬥的積習，便為我
國種下了無窮的禍根，更為政治的協調上增加無數的困難。更因此而使當前真正嚴重而根本的問題
放着無人管，而儘在爭執一些令我們聽着頭痛的黨與黨間的一些問題。例如我們當前所急迫解決解
救的，是復員問題，災荒饑饉問題，安居復業問題，教育破產問題等，而他們所爭的却是地盤問題
，武力問題，政府名額，代表名額，以及如何纔能把持政權奪取政權阻礙敵人的一些問題，而硬將
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所盼解決的緊要問題置之不顧。且又因他們的紛爭，使災荒，饑饉，破產，更形
加甚。」假使不是專指某一黨而言，同時寫這篇社論的先生的心中，明白其他政黨為何爭政府名額
和代表名額的道理，以及把持政權和奪取政權兩者之中含着民主與不民主之爭的成份在內，那末，
大公報所說的話，無疑的是正確的，且是老百姓所要說的話。

茲將一週來國內政治上的情形略述於左：

五月三日，蔣主席由陝由漢返抵南京。午後，馬特使訪蔣主席。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亦於是晚
由滬抵京。周恩來接見記者，聲明中共對東北問題的態度，謂應首先實現無條件停戰，再談其他

生也無用了。打，也未嘗不是辦法。但是，我們要看橫列在我們眼前的事實：

中共軍隊在東北的實力，已由「不堪一擊」而變為「旗鼓相當」。旗鼓相當之戰，鹿死誰手是次，國土破壞，人民喪亡事大。淪亡十四年的東北，經過八年抗戰的全國，民生疲敝，且面臨飢饉，何堪再遭內亂？並且我們更應覺醒，國內戰亂將影響國際的和平。前幾天報道的消息，已經指出蘇聯在東北的鐵路和外交人員因戰事全部撤退回國了，我們實不能因東北的內亂，而引起中蘇友好條約上的問題。今天的中國，不但需要國內的和平，同時也需要國際的和平。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確再經不起戰亂了。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

目前東北問題，說是複雜，實也簡單，端視誠意。政府該承認民主的力量，依政治協商的決議，改組政府，東北地方自然依人民的意志合理解決。我們今日唯一迫切的要求是停戰，不要再打！不要再拖！要救人民，不要再害人民！

戲做寒山拾得及馮將軍體之二

不 移

我雖是少年，形容老而醜。行動既規矩，思想復離羣。常吃三碗飯，慣飲一杯酒。不問天下事，閉門家中坐。世務雖紛紜，担當有元首。神交聖武委，安邦定國手。結交皆英豪，「革命」不離口。我是老實人，嚇得沒處躲。貴客勃然怒，「司馬」把我做。英豪皆吃虧，畢竟我不錯。我勸諸英豪，舉我來中坐。你是多麼大，他是多麼大！做奴又何妨？做婢也得過。英豪不聽勸，我也沒奈何。悶煞人也，哥！急煞人也，哥！

問題，關於政治方面，認為東北地方政權應為民主聯合政府，外交方面，反對以東北為反蘇或排美基地，而謀國際的合作，並須迅速恢復一切交通，關於經濟，應分別國營民營，不能包辦，關於整軍復員更應迅速執行，以謀真正的安定。蘇聯使東北問題簡單化，蘇軍，中東路工作人員外交人員均將撤退。目前東北，不是四角關係，而是政府中共與屬於調停地位之美方三角關係。最後周表示，談判重開時，希望首先協議停止湖北衝突，以免擴展為全面內戰。

四日，馬特使與周恩來在京第一次會談，提出停止鄂境衝突問題，並希望立即派遣執行小組，前往調處。鄂境問題淹沒了東北問題！大火未熄，先熄小火！

中宣部長吳國楨否認政府軍隊已在湖北方面對中共軍開始「殲滅」運動，「該處未出事端，政府軍反而會對受飢之中共軍捐助款項。」

（按中共方面稱：中原軍區新四軍所部六萬人，近在宜化店一帶為政府軍二十六個師約三十萬人分四路包圍，進攻令已下。武漢行營軍事發言人稱：「此說完全虛偽無稽。毋甯認為此乃中共一種新企圖之先聲。共軍隨時企圖向其希望之地區竄入。吾人雖無意攻擊共軍，但為遵守停止衝突命令，亦不能聽其向指定之區域以外任意轉移。」）

五日，國府還都，在南京舉行慶祝大典。軍委會軍令部長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來由京飛抵漢口。平軍調執行處長白魯德亦由平飛抵漢。

六日，國民大會籌委會主委邵力子稱：「國

大將延至秋涼後舉行」。

邵氏舉行茶會，招待到京國大代表二百多人，代表紛起質問，認為國大延期不當，屢定期，屢延期，政府失信於民，為顧全黨派，而不顧民意見，於理不通，並謂邵氏讓責任於領袖，參加政協，一無成就，思想根本錯誤，應該糾正。不但責罵，幾至動武。有一代表將國大代表證書摘下，交與邵氏，當場聲明辭掉不幹。國大舊代表，能否代表今日之民意？我們不必斷事重提。而這些舊代表現今却在口口聲聲的說「政府只顧他黨派，不顧人民意見」！

徐永昌周恩來白魯德等赴宜化店，實地調查鄂境衝突真相。

東北方面，國軍迫近長春南三十里之公主嶺

七日蔣主席舉行茶會招待國大代表，說明延期開會的原因。代表某稱，與各黨派協商，容忍應有限度。代表某稱，與其一再協商，一如早日召開國大。蔣主席略取各代表「民意」後，略謂政府對於各位的要求，於理於法，都不能拒絕……不過大家須知道……如果我們開會之後既不能促成國家的統一，又不能解除人民的痛苦，反而使國家的危機更深，人民的痛苦加重，這就違反了各位代表此次來京集會的目的了。所以我們政府在事實上不能不審察國家的利益與人民的安危，作週到的準備，以期召開大會能獲得圓滿的結果。主席詞畢，各代表全體一致表示竭誠擁護。假使不是雙黃鸞，我們從之可以見出，蔣主席是識大體，而這批代表們是胡鬧。假使代表確是代表民意，那末，蔣主席是沒有接受民意了。

國一外一事一分一析

兩大壁壘，兩大主義的對峙 · 蘇生 ·

法國外長皮杜爾，爲了四外長會議對於各項問題發生歧見太多，建議每日於正式會議外，舉行非正式會議。會議的程序，雖然如此改變了，但是並不因之而易於獲得協議。重要問題，四強「攤牌」後，均成僵局。茲繼續上期四強攤牌記一文，略述二日以來，四外長會議的經過情形。

二日討論對義大利和約問題，蘇外長莫洛托夫宣稱，蘇聯必須獲得二億美金的賠款，南斯拉夫與希臘獲一億美元，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即向蘇外長提出警告稱，美國不擬以金錢接濟戰敗國，使蘇聯能由此獲得賠款。美國務卿提議，在義設立委員會，於和約簽字後，繼續檢舉戰犯，蘇外長表示反對，認爲義政府工作成績頗佳，可聽其自行辦理，美國務卿反駁稱，担任此工作者乃聯合國管制委員會，非義大利政府。美國務卿鑒於欲使正式和約有效，至少需時半年，所以要求先修改對義，匈，羅，保，芬五國的停戰協定，因蘇聯對巴爾幹國家緊握不放，加以阻撓。

義大利總理兼外長略斯貝里和南斯拉夫副總理卡台爾抵巴黎，準備列席四外長會議，陳述二國意見。義總理對記者發表談話稱，「對維尼齊里亞這問題，希望與南國成立諒解，過去余曾與

法國合作，將來亦須如此」。

三日討論義大利與南斯拉夫疆界問題，義總理列席陳述意見，請外長會議依據舊「威爾遜界線」，劃定義南兩國疆界，以特里維斯特港歸義大利。南斯拉夫副總理亦蒞會陳述意見，堅持特港及伊斯特里亞半島的大部份應劃歸南斯拉夫。按四外長會於三十日討論義南邊界問題，蘇代表要求將伊斯特里亞半島之大部份由義割讓南，英法美三國代表反對，聞英法美三國主張大致相同，認爲應以「語言線」爲根據，劃分伊斯特里亞半島，以特港口仍歸義，而以大部分內地割南。

聞義總理又在會中請四外長會議，准許義國保留適當軍力（陸軍三十萬，海軍約十萬噸，空軍戰鬥機三隊一九八架，重轟炸機兩隊六十四架），惟英國主張消滅義大利海軍。

四日，因義南疆界問題難以解決，四外長會議陷入僵局。美蘇兩國所主張的界線，頗有出入，美國務卿會提議在兩種界線間的爭執區域舉行公民投票，蘇外長反對此議，謂舉行公民投票，應包括維尼齊亞格利亞及伊斯特里亞之全部，（據法方消息，蘇代表在討論時曾宣稱，我人於特

八日，津浦北段，又有戰事。蘇北屬勢，亦劍拔弩張。

九日，何應欽總司令對記者稱：依照整軍方案，東北駐軍國軍與共軍，原爲五與一之比，但目前則爲一與二之比。國軍最新級別備抵邊公主嶺以南，四平街以北。

中宣部長對外國記者稱，關於中原衝突真相，國軍根本未有攻擊共軍之事，惟共軍破壞停止衝突命令，最近首先開始移動所部，企圖攻擊國軍。

號稱飛虎將軍之陳納德在檀香山稱：中國共產黨雖自蘇聯方面獲得接濟，並欲掌握中國政權。本人以爲中國黨爭，無早日解決之望，預料在內戰停戰前將有許多「惡戰」。馬歇爾在調停，而陳納德說無早日解決之望，兩個都是美國人。

又來了一個美國人，美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抵南京，謂美軍駐在中國，除爲美國獲取友誼外，別無他種動機。「吾人僅欲遵照吾人信爲友邦所需要者，予以贊助，至於任何不必要之干涉，均應避免，吾人僅應據其所知，盡其最善，以直截了當之辦法，從事工作」，「而其工作之結果，不特將造福於中國之人民，抑且將有利於吾美」，「美國願助能自助之人」。

關於東北停戰談判，迄今沒有正式恢復，似乎是先把所謂中原軍區事件解決了，使東北陰霾不致蔓延國內後再說。我們老百姓實在感到有些不耐煩了。大火再燃，小火時起。中國真就這樣在實行某種方式的自殺麼？

（五月十日）

里斯特問題應團結一致，應採取折衷辦法。據英方消息，蘇代表會提議以特里雅斯時歸南斯拉夫，而答應義大利關於殖民地及賠償問題之要求，作為報償，英外長貝文反對此議，認為吾人不能以人民生命作交易。○英外長對公民投票亦表示反對，認為倫敦會議會決定依種族劃分疆界，如果將此問題付諸公民表決，不特違反決議，且將重復過去倫敦會議之問題。

南副總理招待記者稱：外長會議若以維尼亞格亞利劃歸義大利，南政府將採取認為必要之任何手段。

四外長原定五日下午開會，因故臨時取消。美國務卿於五日休會中曾分別與蘇代表及英代表會談；英代表堅決表示與美採取同一戰線，拒絕蘇聯伸入亞得里亞海及地中海之建議。

六日四外長舉行非正式會議，對於義大利之僵局，未能打開。美英決心反對蘇聯主張以特里雅斯時歸南斯拉夫及蘇聯擬在的黎波里坦尼亞獲得立脚點之建議。

紐約時報以顯著地位刊載長文，檢討美蘇關係的發展。該報說，下面的理論已在華盛頓逐漸抬頭：○蘇聯正在運用其力量，支持歐洲各國的共黨份子，○蘇聯領袖以為資本主義世界是敵視蘇聯的，所以不願放棄對東歐、德國、與奧地利的控制，○美國努力消除蘇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畏懼，但沒有成功，○美努力覓求公平的總解決，但蘇聯的要求是預防「西歐侵犯」，○美國不必繼續對蘇讓步，而應該承認兩國勢力圈的存在，而援助支持美國政策的西歐國家。

因義大利問題陷入僵局，所以四外長決定暫

時擱置議和約問題，先談對巴爾幹半島各國和約問題。七日討論的結果，獲得下列各項協議：○匈國將兩國人口混雜，第一次大戰後劃歸羅馬尼亞，九四〇年希特勒將其一半歸匈國。○羅保兩國邊境恢復戰前狀態。○蘇羅兩國邊境保持現狀，即貝薩拉比亞區及布羅維那區北部仍屬蘇聯。關於多瑙河航行問題，未獲協議，英方主張將多瑙河航路置於國際管制之下，蘇方表示反對，認為此問題不能由外長會議處理，而應交由日後召開特別會議加以討論，所謂特別會議，即凡多瑙河流域沿岸各國即使為戰敗國共同參加之會議。對保加利亞（美是否拒絕承認保政府，報載消息語焉不詳），經決定暫行恢復一九三八年之疆界，待正式和會舉行時重行討論（保與希臘疆界問題，報載消息未見提起，聞希要求塞萊斯沿岸之一部份領土，作為通愛琴海之出口。蘇聯予以支持，因此乃蘇聯伸入地中海之重要步驟）。至駐在該國之外國軍隊撤退問題，蘇外長強調駐在奧地利之蘇軍，需要暢通無阻的運輸線，所以蘇軍駐在奧地利一日，即一日不能自保國撤退，但英美兩國代表一致堅持實行倫敦會議之決議，即於和約簽字後，即應撤退。關於匈牙利賠款問題，英美與蘇發生激烈爭辯，英美認為賠款總額三萬萬美元，為數過重，但蘇代表指陳匈牙利已同意於七年或八年內分期付清。

八日因義大利賠償問題，雙方僵持不下，蘇主張以義現有生產償付，美法英主張僅以義大利在外國所有資產為限。美國務卿乃提議，四國外長會議應承認失敗，而將歐洲和約有關於各國懸案，提付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一個國和平大會討論。莫外長貝文及法外長皮杜爾表示贊同，但蘇外長莫洛托夫表示反對。美國務卿最強的理由，認為「和平不必成於四國之手」，蘇外長則認為莫斯科二外長會議決定達成各大國章約，然後提交二

十一國和平大會討論。九日開會時，美蘇兩國代表因美方提議六月十五日召開和約，爭辯二小時之久，蘇代表主張四國應先商和約，然後召開和會，美代表反對甚力，遂告休會。十日會議，設法打破僵局。英外長對蘇外長稱，反對召集二十一個國和平會議之權，不惟否決和會，且係否決參戰各國表示意見之權利，但蘇外長拒絕變更莫斯科宣言之原則，即和平會議前，各外長應先完成和約草案，而和會須於和約草案擬定後，始行召開。

同時美總統招待記者稱，美國對英蘇政策，不致因巴黎會議將決裂而有重大變更。美、英、蘇、法四國外長「攤牌」後，漸漸發覺中間有一條難於跨越的鴻溝。鴻溝的兩方，一方是英美，一方是蘇聯。我們瞭解了這種兩面壁壘的形勢，才能清楚巴黎四強會議的真相。例如說，義南邊境特里雅斯時港之爭，皆是義南二國的問題，而是這中歐的吞吐港由蘇聯的勢力控制，這是由英美？又例如義大利殖民地問題，在英美看來，是蘇聯想要控制地中海，而英美對巴爾幹各國的主張，在蘇聯看來，是英美想要削弱蘇聯的外圍的防務。

世界兩大壁壘對峙之勢已經建立，彼此承認彼此勢力範圍內的既成事實，彼此就可以成立協議，巴黎四強外長會議也就可以成功。這兩大壁壘的背後，又有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主義的對立。一個是個人自由主義與私有財產制的世界，一個是集體主義與公有財產制的世界。這兩大壁壘，這兩大主義與兩個世界的對峙，能否諒解，能否調和，能否相容，能否合作，實是今日世界最迷惘最迫切的一個問題。據筆者的觀察，無論如何，不致於立刻火併。我們中國應該如何打算？是否應該找一條自己的出路。（五月十二日）（請參閱本刊第一〇八期張君勳先生著「廿餘年來世界政潮激盪中我們的立場」一文）（編者註）

從珊瑚壩起飛

魏明

別重慶之一

早晨六點鐘。珊瑚壩飛機場上八十一號中航機，裝滿了乘客之後，悠然轉動。接着又緊促的在滑道道的盡頭劃着一條粗大的白線的地方停留下來，坐在機中的我，心情十分緊張，有如一個預備起跑的馬拉松選手，一條修長的艱難的路程在我面前伸展，一串警號的字樣，在我腦海中打轉，我要離開這座山城跑到較為廣大的世界中去

了。

推進機迅速轉動，機身破空而起，河流，山嶽，以及多年來經過成千萬的勞工，開掘溝渠，鑿通山谷，運轉土石建築起來的這個涼亭的都市，剎那間便沉落下去，它愈落，愈遠，愈小，我的坐位旁邊一個小小的玻璃窗便可搖去它的全景。我想近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從各種不同的方向，各種不同的地域跑到這里，拿這里同其他大都市來比謂有如一座鄉下的小客棧之於上海的大飯店，這里雖簡陋有涼草，但不冷酷，它就以跡近原始的房舍，同素樸的飲食，熱誠的招待着各色各樣的人物。

在會家岩一條狹仄的汗淫的小胡同裏住着走過兩萬五千里在延安從事休息而來的共產主義的使徒。他們正在把延安的社會機構另行建造，同時還派了武裝工匠帶了圖樣到延安以外的地方強制興工。

嘉陵江陡峭的岩壁上面，還有一個題着「待

帆廬」三字的小屋，遠遠望去彷彿誰把它臨時嵌在岩石上面似的。室外江流浩蕩，帆影上下，但這小屋的住客不會有一次推開窗子眺望風景，他夜以繼日在埋頭整理一套新的社會計劃——民主的，社會主義的。

他是用自己的腳走遍了世界的人，他除自己的腳所踏的地面之外，除了自己手拿幾卷伴他走路的書籍之外一無所有。然而他有一個堅強的心願，保羅初進羅馬城時不是只攜着一卷聖經嗎？他停留在小屋中整日的工作着，這小屋就像整個中國社會的「機器間」，他在那裏開動着社會進化的機輪。

在前進的途程上有的障礙，但那些障礙給與他最大苦惱時，他也只抬頭望一望天花板或用手擦一下銀白的髮絲。

本來人類自遠古就不甚平等。又加上以後生存競爭時所特別器重的獲得，競賽以及戰鬥等衝動，益使每一個人變成不可馴服的個人主義者，而與「社會主義」的鞍轡根本反對。尼采說激動一切生物進取心者是「權力意志」。他說此話雖把生物要求安閒的本能太看輕了，但許多人却覺得他的分析頗有道理，有人以為只有那班自覺其才具只居於人類以下的人，方酷愛平等。其餘的，則皆崇尚自由，其實連那班人恐怕亦願意個個人主義的遊戲往前進展，他像一個磨徒，喜歡在近代生活中，碰遇機緣。你不能用理智的話去說

他：賭贏的機會如何稀少，如何千萬人之中，只有一二人可望勝利，他明知要失敗，却希望萬一之中竟獲勝利。因此有人覺得社會主義的口號將永遠是一種徒然的呼聲。

可是我們決不能失望。你聽那邊軋軋的巨大的機械的音響，這座山城還在繼續它的開鑿隧道，切斷山體的工程，鐵製的利齒，深深嵌入地中，巨大的鉤抓起石塊，運轉開去，這在若干年前全是由無數苦力，用古老的工具，背上流着汗，額上的筋暴漲着，鼻孔喘息着在那里挖掘的工作，現在好些地方都由鉄製的機器承攬過去了。我想總有一天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不必消耗體力，完全變成運用思想的人，最關切要者，所謂貧困的賣苦力以換取生活上必須品的羣衆亦將因此而消滅，其消滅原因除去從倫理方面着眼貧困的苦力羣衆的存在，是不公道之外，還有運人力去生產確是最不經濟的事情。

具有敏銳眼光的政治家與賢明的企業領袖與精練的技術家的配合，將是一條為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堅強的陣線。

在長江南岸的山園中有一所白色的建築，那是重慶郊外著名的溫泉浴場。溪水淪瀟，景物清幽，還在溫泉的西端，有一瀑布，它正運轉着發電機，其所發出的電力引入了多少工廠，更引入千萬人家，憑了它機器自由轉動而整個山城的燈光又能光耀黑夜，昨天我在溫泉浴場浴罷返城時已是午後八點鐘，我在江岸上望見電炬通明組成一道十數里長的銀河，這是山城夜色，那里呈獻出偉大的人類創造力的奇觀。

我在江邊佇立了許久，我茫然似對人類的前途有所期待！但那是昨天晚上的情境，今天我將到另一個城市去了。

論美蘇關係的蛻變

美前副國務卿 威爾斯

美蘇關係現已瀕於危險境况。除非兩國政府各其合作的決心與能力，則聯合國組織不能推動，世界復員建設亦屬不可能。

狂喊第三次世界大戰，誇張每一小的衝突之流，已經引起極惡的影響。伊等喚起失敗情緒，表示一切均已無辦法，並製造足以引起危機的一切心理空氣。

但不願最近的發展情勢及不理解現代潮流的力量，實為最高度的愚笨。

蘇聯發言人聲稱，蘇聯的不變目標，即為鞏固其所有邊境的安全。但蘇聯如何免取安全，則始恐為一難解之謎。

建立一有效的聯合國組織，及在其所有鄰國組織民主政府，應能滿足其所需的合理安全。

不幸，蘇聯政策最近趨勢，逐漸表明，假如不受阻礙，其安全係根據於十九世紀以來帝俄政府所進行的各項傳統企圖，換言之蘇聯須統治四分之一的世界。

以共產主義為推動其利益之工具，蘇聯政府的能力，實高出帝俄政府遠甚。

蘇聯各種企圖，如皆實現，則美國安全將受嚴重威脅，聯合國組織不能推動，世界和平無法維持。

迄今，美國的現實政策，已證明未能阻止此種情勢的發展。美國對蘇政策搖擺於無效的不贊成及零碎的默認之間，其結果是建立自由世界的原則，已被完全拋棄。

數星期來，權威意見幸而在美已被聽聞。

一如預測所及，蘇聯官方報紙現分析此種意見為代表法西斯及鼓吹戰爭的反動派的宣傳。

范登堡議員在參議院的講演，既富政治家風度，且具有建設性。此種講演如能為權威發言人說之於六個月以前，則現今情勢，將大不相同。(范氏演詞載本刊下期)

余不同意各方面的意見，謂邱吉爾的演講為煽動戰爭。美國人民應勿忘記一九一八勝利的消失，係由於聯合國的分裂，過早解除武裝及軟弱的權宜政策所致。吾人亦不應低估邱氏的演詞謂蘇聯只尊重他國的武力與決心。

此演講會激起風波。但風波可能產生明朗天氣。

此演講並非一哀的美教書，亦非如斯太林所指責，欲引起戰爭。此乃為阻止可能引起發生戰爭的情勢而發表的。邱氏一九三八年以前屢次警告民主國家的緩靖政策，已不幸為事實所證明。伊最近的警告，已喚起人民對游蕩不定政策的危險

的覺悟。

一個的外交政策，須根據理智與經驗而決定，並須以能為本國人民及外國人民及政府所了解的明確文字發表之。二月廿八日貝爾納斯國務卿的闡明政策的講演，即合於此等條件。今後問題在是否能將其付諸實施。

其言曰，「為避免糾紛，吾人必須阻止產生無退讓餘地的事件。吾人必須絕對遵守憲章。此為和平的唯一道路」等語，極為明顯有力。

今有二途可「阻止產生無退讓餘地的事件」。
第一法即將每一美蘇利益衝突事件立刻訴之於安全理事會。若干人認為在此初創期間，聯合國組織假如負擔過重，則將有崩潰之虞。但聯合國組織假使欲其成功，則必須負起其所應負的任務。假如仍按現時趨勢，美國繼續忽略安全理事會，則聯合國組織行將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的命運。

第二法如康那利議員所建議，舉行另一次總統與斯太林會晤。安全理事會中如得不到協議，則此法將屬需要。按現在情勢，此種會晤將為最後之一著。

此種會晤須在用一切方式向蘇聯政府說明，美國人民擁護本國政府的政策，以友誼而堅定的態度，經過聯合國組織，而調整美蘇間一切問題之後，始舉行之。(三月二十日華盛頓郵報)

葉篤義譯

再生第一零五期至一零八期

總目錄

政治協商會議修改五五憲章的原則.....	張君勱
間接方式之直接民權.....	張君勱
廿餘年來世界政潮激盪中我們的立場.....	張君勱
歧路中的出路.....	李惟丞
拉雜談政府改組後的行政院長問題.....	白旭
論國風與黨風.....	白旭
從派遣留學生談到外交官的訓練.....	白旭
論文化勢力與政治勢力.....	白旭
改組政府後的責任問題.....	孫寶毅
如何消除國際間的焦急情緒？.....	孫寶毅
反俄運動今昔感.....	孫寶毅
蔣主席參政會政治報告中有些問題！.....	孫寶毅
政治必須主義麼？.....	潘光旦
從人民立場批評五五憲章.....	費青
人性和機器.....	費孝通
國民黨在二中全會裏講些什麼？.....	侯北人
各政黨表願各自抱負的時候.....	不移
和平的保證（英倫特寫）.....	田汝康
英國怎麼樣（英倫特寫）.....	田汝康
邱吉爾的祕密演說.....	盧淑禪

再生第一零九期目錄

短評

一、東北問題不可不解決！	
二、這叫做民主的憲法？	
吾國政黨發展之回顧與吾黨之將來.....	張君勱
談道說德.....	白旭
誰才有誠實實行民主？.....	孫寶毅
言論、自由、誠實.....	費孝通
職業選舉是必要的嗎？.....	蔣勻田
關於原子彈.....	資料室

再生第一一零期目錄

抗議

論國共必須合作.....	白旭
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尾巴嗎？.....	孫寶毅
那裏會放棄一黨專政？.....	侯北人
科學工業與建國.....	胡乾
蘇聯與英美思想制度的競爭.....	李普曼
邱吉爾的福爾敦演說與史太的答覆.....	本社資料室

再生第一一一二期目錄

短評

一、關於南通慘案	
二、關於自由	
三、關於糧食	
約法存廢問題.....	張君勱
延安歸來.....	梁漱溟
駁正言報社評「國大代表會不常延期」.....	孫寶毅
並不是奇責國民黨.....	侯北人
國際危險之局與美國應如何自處.....	李普曼
照照鏡子.....	更生
戲做泰山及馮玉祥將軍體.....	不移
征人怨（旅美寄言）.....	史國衡

再生第一一二二期目錄

短評

一、杜、羅、馬、三民主義文化	
二、國府還都	
三、這是什麼世界？	
論左與右與中.....	白旭
國大舊代表諸公，此舉差矣！.....	侯北人
馬福爾、國共、第三方面.....	歐生
巴黎會議四強「攤牌」記.....	歐生
兩重外交，兩個觀點，一種戰爭物資——石油.....	石油
原子彈對於安全方案的影響.....	不移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實售三百元